

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公众板块于上海世博展览馆拉开帷幕

“二次元”在这里呈现拥抱文化的开放姿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动漫游戏项目在大屏幕滚动播出，600平方米的“一带一路”独立展区格外显眼



一位动漫迷家长特意带着小朋友来观展，在漫威展台前，用相机拍下小朋友与动漫偶像的合影。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记者 张祯希

每年暑假，上海都会准点进入“二次元”时间。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是中国动漫迷的娱乐盛会，也是产业界一窥业界趋势的窗口。

昨天，第十三届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CCG EXPO)公众板块在上海世博展览馆拉开帷幕，这也意味着今年动漫迷的盛宴正式开幕。炎热的气温并没有冲淡大家的热情，一大早还未开馆，上海世博展览馆前就排起了队伍。

记者发现，今年的 CCG EXPO 传达出这样一个新气象——“二次元”文化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墙壁正在被打破。在展会现场，心系“一带一路”等国家大事，承载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动漫内容成为亮点。从中可见，“二次元”表达已经不再只是“御宅文化”的别称，而是愈发呈现出一种积极拥抱现实生活、拥抱文化的开放姿态。

“一带一路”展区彰显动漫国际合作新趋势

600平方米的“一带一路”独立展区在展会中格外显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动漫游戏项目在墙上的大屏幕上滚动播出，让观众得以一览国际动漫项目丰富多彩的全貌，而在一个个半圆形的独立项目展区里，更是“藏”着一个个鲜活的幕后故事，展现着国际交流合作作为国内外动画人带来的创作灵感与资源便利。

匈牙利动画人彼得·巴利克斯的展位是“一带一路”展区中的第一个独立展位，一大早他便来到自己的展位。原来，这一次他是带着自己的原创三维动画项目来的，寻觅合拍的中国合伙人是他参展的主要目的。“中国拥有许多优秀的动画人才，我非常看好中国动画电影的市场潜力。”彼得拥有30多年的动画以及影视制作经验，曾在大学任

教，可谓是动画电影的资深行家，对产业环境敏感的他坦言，中国动画丰富的市场资源是吸引他将项目“带进来”的关键。彼得同时透露，如果这个项目成功落地，很有可能成为中国与匈牙利合作的首个动漫项目。

被日益壮大的中国动漫市场吸引的海外动画人才不少。就在彼得的隔壁，马来西亚动画人陈永发正在为上海左袋文化展区“站台”。这位曾与美国DC、漫威公司合作了近20年的资深动画人近年加入了上海动漫公司，一边孵化着新的“超级英雄”，一边传授年轻动画人经验。由他主笔的长篇动画《神明》目前已经登录各大国内漫画平台。

国际文化交流也滋养着中国本土动画。在“一带一路”展区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展位让观众倍感亲切，台上阿凡提与葫芦娃的手办模型引来不少观众驻足。美影厂负责人郑虎说：“美影厂与‘一带一路’颇有渊源，《阿凡提》《九色鹿》等经典都与此相关。而今美影厂走过60年，让这些珍贵的题

材宝藏再起航，是一种责任。”

“二次元”表达将传统文化推到潮流前端

在今年 CCG EXPO 现场，有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动漫这一时尚表达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中央大厅的“中华创世神话”工程主题展区，几幅具有中国精神、民族特色的连环画让动漫迷领略了一番别具一格的动漫滋味。“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盘古开天地”等古老的中国神话故事，被家用风格迥异的连环画形式表现出来，充满了艺术质感与传统文化的精、气、神。“看到这些内容觉得意外与新奇，好像上了一堂文化课。”前来参观的中学生小王本是冲着自己喜欢看的日本动画来的，逛到这里却忍不住掏出手机将连环画与图片说明一一收录在相册里。

展区里，承载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国产动画不在少数。炫动卡通的《倔驴小红军》以及《中国巧姑娘之黄道婆》两部主旋律动画引人注目。前者用少年儿童喜爱的方式叙述了一个长征旅途中的励志故事，后者则改编自中国南宋著名纺织专家黄道婆的生平。

原创精品意识抬头了，市场营销理念也在升级。玄机科技展区，一个载歌载舞的全息虚拟偶像吸引不少粉丝“强势围观”，这个全息虚拟偶像正是玄机科技招牌动画《秦时明月》中的女主角高月。“全息偶像让动漫人物走出图书与屏幕，来到大家身旁。举办虚拟偶像演唱会、让虚拟偶像代言等形式，会越来越普及。”玄机科技项目负责人茅中元告诉记者。

日益崛起的中国动画市场成为海外动画人眼中的热土。美国漫威这次带来了高大的超级英雄群像与各种原版漫画，还将新品发布放在上海，计划与本土企业合作推出中国的“超级英雄”，表现出对中国动漫市场潜力的莫大信心。

聚焦“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

民俗学专家田兆元讲解《中国创世神话的类型与谱系》创世神话的梳理，关乎民族认同

本报讯(记者范昕)“中华神话的谱系，是中国文化谱系的体现，体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昨天，“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创作系列辅导讲座于中华艺术宫迎来第二讲。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田兆元讲解《中国创世神话的类型与谱系》。在他看来，对于中华创世神话的研究梳理，去粗取精十分必要，这是关乎民族认同的大事。

在一些人眼中，中国神话都是些从残小语，零乱而又没有体系，这一点似乎跟希腊罗马神话相差太远。田兆元认为此言差矣。“人们现在所见到的希腊神话，主要根据的是19世纪德国人斯威布编写的一本名为《希腊的神话和传说》的书。希腊神话并不系统，是后来的人们把它整理了一番，才有了今天所见的这个样子。说中国神话无秩序无系统，只是不负责任、人云亦云的说法，我们缺乏的是对于中国神话的深入研究。”

“天地日月的创世谱系、图腾自然的创世谱系、祖先英雄的创造谱系，都是中华神话的谱系。”田兆元说，例如中国神话中与天地日月相关的那些神话，就体现了敬畏自然、尊崇自然的秩序、和谐。传统的祭祀体系就是典型的对天的崇拜。地的神话，则代表着一种秩序，中国神话中，土地神即社神。天生地养，有天地才有万物，这是对生命起源的基本认识。日月神话也不能分开说，日是鸟，月是蛙，过去蛙鸟是一对联盟，如影随形一起活动，而在图腾谱系中的创世谱系中，尽管从前有过林立的图腾，但归于龙凤是本质，最终奠定多元一体的格局。

田兆元将谱系视为一种观念，“它是

社会、事物存在的规律性的体现，是人的内部、外部关系的总和。谱系其实是动态的，它有一个形成、扩展、收缩的过程，还可能有一个断裂改变甚至重建的过程。神话谱系形成的背后，体现着巨大的文化整合，以及对于现实关系的描述，最终涉及的是价值认同，形成对于文明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神圣叙事。”他以鲧禹叙事为例。与鲧禹相关的故事相当丰富，鲧禹是不是父子关系，禹是虫还是龙，禹与涂山氏的故事，禹与防风氏的神话等等，都是可以展开的维度。为何人们讲述得最多的还是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奋斗故事?正是这样的神话，让人们从中找到社会道德建构的资源。

中华神话在不断创新发展。敬畏之心原则、多元一体原则、同心同德原则、亲和生活原则等等，都是田兆元提到的千百年来人们对中华神话解读时所因循的惯例。“我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有好多的祖先，为什么只有一部分被遴选出来成为崇拜的对象?因为他们太重要，他们做过太多的贡献。尧舜之间的禅让故事，就是世界文明中王位传承的最高典范。选贤授能，是公天下的体现，权力不被当作私人的工具。”他指出，中华创世神话人物多是道德楷模。当人人以这些神话人物作为个体成长发展的终极目标时，创世神话的精神其实就成了民族精神的代表。

在田兆元看来，神话的传述实际上是现实问题向创造的提问，是现实问题在传说中寻找创造性解释与解决方案。当下的文艺创作者们从博大精深的中华神话中汲取哪些内容、哪些精神进行再度传述，值得深思。

上芭《起点》亮相国家大剧院

本报讯(见习记者姜方)这两天，上海芭蕾舞团原创作品专场《起点》作为2017“中国舞蹈十二天”参演作品，亮相国家大剧院。本届“中国舞蹈十二天”汇集了辛丽丽、林怀民、山翊、金星、刘敏、罗斌六位中国舞蹈知名人士推荐的6部原创作品。由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推荐的《起点》在其中首先登场。

由上芭首席演员吴虎生编导并主演的中型芭蕾舞剧《难说再见》，以及上芭青年编导陈琪创作的《逆时针》《不存在的故事》，共同构成了《起点》的上下半场。演出从构思、编排再到制作，全部由上芭团队独立完成。辛丽丽说：“‘中国舞蹈十二天’展示了青年舞蹈从业者的潜能，《起点》的创作过程让我目睹了上芭年轻团队的成长，大家非常投入、认真，《起点》也因此充满力量。”

《难说再见》是吴虎生首次尝试中型芭蕾舞作品的创作。光彩夺目的首席明星变身成为新生编导，见证了吴虎生崭新的“起点”。作品围绕“成长”主题，以新古典芭蕾的优雅语言，表现了男主人公在决心告别过去之复杂细腻的内心活动：相遇与别离、拿起与放下、展望与缅怀。从今年4月至今，吴虎生历经形成构思、选择音乐、确定演员等过程，一点一滴地

为作品注入能量，起初，他担心自己因为编导经验不足，会在动作编排、刻画人物关系上有所欠缺。“不过编舞过程中，与上芭年轻的同事们彼此交流、碰撞，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团里的资深前辈也给了我宝贵的意见，让我明白好的作品来自对生活的仔细体察，因此我觉得这个节目是属于大家的。”吴虎生说。

拥有现代舞表演和编导专业教育背景的陈琪，面对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创作专场，他希望以此作为“起点”寻找新方向。《逆时针》由《共·鸣》《秋》《月光》三个不同风格的舞段组成，从当代回到古典，沿芭蕾舞发展的时间线“逆流而上”。而在《不存在的故事》中，陈琪融入了手语这一属于肢体语言、又有别于舞蹈语汇的元素。“我尝试把手语的节奏处理和形式变化贯穿作品始终，以此强化情感，让观众走进我的世界。”

“中国舞蹈十二天”自2012年创办以来，集群式呈现了芭蕾舞、民族舞、现代舞等不同流派的舞蹈。在每年的七八月，该平台都会邀请中国舞蹈界最具影响力与号召力的业内人士担任导师，各自推介一部由舞坛新秀创排精品舞作，展现年轻一代的活力与风采，以及他们在舞蹈之路上的坚持不懈。

资产转让暨催收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创业”)、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上海分行”)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于2016年9月23日将下列委托贷款债权转让给了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下称“厦门信托”)，现第一创业、兴业银行上海分行共同发布公告，请下列主债务人及及时向委托人和受托贷款行履行还款及担保义务：

债务人	债务本金(折合人民币元)	主合同	担保情况
上海虹虹投资有限公司	688,203,500.00	《委托贷款借款合同》(shwd16kjh2013005)	抵押：虹虹公司以①新会路394号全幢；②新会路410,422号(即抵押物)的所有权和经203,204,301,302,303,304,401,402,403,404)；③长期应收账款付款方支付经营路393号(底层)一层、三层夹层；④长寿路附楼2、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平方米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注：相应利息依法计算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联系方式：地址：上海市江宁路168号 联系人：陈小姐 电话：021-62677777-211451 传真：021-62154189

厦门信托联系方式：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2号厦门金融中心大厦41层 联系人：吴先生 电话：0592-5311559 传真：0592-531205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017年07月07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关于上海昌志商贸有限公司等2户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本次拟处置资产本金19230.90万元及相应利息，包含债权2户(债权金额的截止日为2017-3-20)。分布在上海市、江苏省；无担保。

序号	债权名称	资产类型	币种	本金(万元)	担保人/抵押人	担保类型
1	上海昌志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	人民币	16900.41	江苏天禄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江苏天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刘志强、傅建英、张明昌、陶国平	保证+抵押
2	上海中发电力自动化有限公司	债权	人民币	2330.49	上海中发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服装城股份有限公司、中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陈邓华、虞小珍、刘品海、王建丽	保证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以上资产可单独或组合处置，如需了解有关上表中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该债权资产的受让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在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且具备相应资质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机关、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相关工作人员或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类机构；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如有意向受让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公告内容有异议或对本公告内容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查询或异议。查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7年8月7日。

联系人：陈女士、王先生，联系电话：025-58305842、0571-28277229，邮编：210005,310006 邮件地址：wangchao@coamc.com 地址：南京市洪武路29号、杭州市长生路58号西湖国贸中心402 举报电话：010-66507825(纪检监察部) 025-58305900(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 举报地址：010-66507825(纪检监察部) 025-58305900(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本公告的有效期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7年8月7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2017年7月7日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开播即热，能否超越亦舒原作的热议多集中于这一主题——

这一版子君的幸福观进步了多少

■本报记者 陈熙远



亦舒的言情，并不真正地指向爱，也不指向情，它更多讲述的是女性的独立与成长，如何在繁华都市里安身立命，并一步步地走出精彩人生路来。图为《我的前半生》海报。

在电视荧屏大兴架空、玄幻之道的当口，一部别开生面探讨中年男女婚姻恋爱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引起了观众和评论界的关注。日前，根据香港女作家亦舒原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在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开播。截至记者发稿时，渐入佳境的《我的前半生》网络评分分为8.1分，评价颇高，而剧中围绕着一个都市女性的经历展开的婚姻价值观讨论，这两天也在坊间日渐升温。

人物设定与原著大不同

靳东、马伊琍、袁泉联袂，连久未露面的陈道明也在《我的前半生》第一集客串登场，主演阵容十分强大。跟亦舒小说原著相比，电视剧的改编颇大。除女主人公子君名字没变，还有马伊琍的旁白和书中一样，其余连人物设定基本都与原著不同。

亦舒的《我的前半生》讲述了少女子君大学毕业不久，即与医生史凌霄结婚，随即成为全职太太，过着无风无雨的家庭生活。十多年后，因第三者的介入而发生婚变。小说以第一人称为叙述形式，叙述子君婚变后的心理历程，如何从幻灭彷徨的状态中历经蜕变，成为一位独立的女子，并与真正值得去爱的男人另结连理。

此前，亦舒的小说在内地鲜有被成功改编成影视剧的。有评论说，亦舒难改是因为她作品里一以贯之的“冲淡”气质。作为和琼瑶同时代的女作家，两人也常常被拿来作比较。与琼瑶动不动就“要死要活”的爱情观不同，亦舒笔下的爱情多是“行到山穷处，坐看云起时”，留有余地。正如《我的前半生》里的子君，是要经历了现世安稳的打破，才会成长为独立起来，再遇“棋逢对手”的爱侣。

讲了爱，亦舒的言情，并不真正地指向爱，也不指向情，它更多讲述

的是女性的独立与成长，如何在繁华都市里安身立命，并一步步地走出精彩人生路来。这是亦舒的小说那么多年来受到女性读者欢迎的真正原因。所以说马伊琍饰演的女主角的成败，直接决定了电视剧的成败并不为过。在原著小说中，子君虽是家庭主妇，但受过良好教育，有气质有教养有品位，婚变后终于成为一名设计师也属顺理成章。而这两天有不少观众反映，从马伊琍的出场来看电视剧里子君的人物塑造，不免流于浮夸了一些：每天在家里忙着跟闺蜜吐槽保姆，所有的才智似乎都用来提防老公出轨，遇事分寸全无歇斯底里，兴许是想与其后期所经变化形成反差，但表演里很难看到人物的教养与头脑。以至于有观众对子君这个形象戏说，“家有夫人子君，要不出轨也是难”。另外，电视剧里还删去了小说里的男主角：大学教授周捷，变成了靳东饰演的商业精英。刚开始他和袁泉饰演的唐晶是一对儿，和女主人公则显得水火不融。据说后来闺蜜反目，故事走向也与原著大相径庭。

电视剧改编与新观念结合能否妥帖

有“金句女王”之称的亦舒，跟她的哥哥倪匡一样十分高产，迄今300部小说面世的纪录无人能破。说亦舒曾影响了半个世纪以来的都会女性也毫不夸张。在城市里，一群年轻、骄傲、有见识、有胆量的女子，以亦舒和她的各种参透了人生智慧的金句为武器，披荆斩棘地“活”了下来。

诸如“最佳的报复不是仇恨，而是打心底发出的冷淡”“结婚与恋爱毫无关系，人们老以为恋爱成熟后便自然而然地结婚，却不知结婚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人可以结婚，简单得很。而爱情，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等情感专家口中出现频率很高的金句，不少是出自亦舒的代表作《我的前半生》。这些适合阅读慢品的金句，在走上荧屏后会不会显得突兀，会不会遭遇水土不服，成了剧情之余的另一重悬念。

亦舒迷都知道，子君和涓生这两个人的“前半生”，是源于鲁迅先生的小

说《伤逝》。鲁迅的《伤逝》里，子君和涓生夭折于现实的感情生活，到了亦舒的手里，绝不是拿来同名同姓的两个人物名字那么简单。上世纪80年代初的香港，女作家之所以动笔再写子君和涓生的故事，是因为她试图通过改写子君的命运，来建立起时代变迁下当代女性幸福观的变迁。《伤逝》中，子君为爱情不顾身，勇敢逃离封建家庭，却在生活的重压下，被自私懦弱的涓生日渐冷落至离开。她只能随父返乡，在他人冷眼中死去。而亦舒笔下的子君，虽也有彷徨，有哀痛，但终究重新站了起来，完成了一个女性的成长与蜕变。

在亦舒笔下，无论是子君的培养还是唐晶的度，体现的都是都市女性骨子里骄傲和独立的现代精神，不钻牛角尖，永远往前看的洒脱劲儿。

然而，当下离《我的前半生》的初版1982年，又过去了35年。社会对女性独立和婚姻观的看法在这35年里的变化，大得让人回不过神来。这一版子君的幸福观又进步了多少，成了这部电视剧的改编与当下结合得是否妥帖的重要参照。

35年前的亦舒终究有时代的局限性。她为子君安排的幸福归宿，是找到了一个比前夫还好的男人，在所有入眼里，这结局的安排仿佛女人大获全胜。然而，到了今日，这样的安排就好比小时候跟大人逛年宵市场，五光十色之余，忽与大人失散，彷徨迷离，大惊失色，但终又被他们引领着带回了家，当中经过些什么，也不再重要。因为迷路是最可怕的，再五彩缤纷又怎么可以逛一辈子?还是选择回到安全之地，不再苛求快不快乐了。对现在的都市女性来说，这样的安排好比是进一步退三步——30多年过去了，女性的幸福观还是系于男人身上?事实上，亦舒在多年前接受采访时已有流露，这种安排对她而言也是不可弥补的遗憾，至于电视剧的改编能不能抓住住时代的脉搏，弥补原作的遗憾，让子君真正“活”在自己身上，而不是男人身上，只有拭目以待。这将是电视剧的答案，也是关乎女性成长的社会话题。